

当地时间12月28日,钢琴家傅聪因感染新冠病毒在英国逝世,享年86岁。

27日,傅聪被媒体报道确诊新冠肺炎。他的学生、英国皇家音乐学院教授孔嘉宁发文透露,“傅先生已经住院两周,希望他能挺过来。”

傅聪是著名钢琴家,有“钢琴诗人”美誉,为钢琴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其父亲是著名翻译家傅雷。

《傅雷家书》

《傅雷家书》,作者是傅雷、朱梅馥、傅聪,编者是傅敏。《傅雷家书》最早出版于1981年,三十多年来一直畅销不衰。它是傅雷夫妇在1954年到1966年5月期间写给傅聪和第一任儿媳弥拉的家信,由次子傅敏编辑而成。

这些家书开始于1954年傅聪离家留学波兰。十二年通信数百封,贯穿着傅聪出国学习、演奏成名到结婚生子的成长经历,也映照着傅雷的翻译工作、朋友交往以及傅雷一家的命运起伏。

傅聪出生于1934年3月10

日,父亲傅雷早年毕业于法国巴黎大学,是中国著名翻译家、作家、教育家、美术理论家,对于音乐理论也有深厚造诣;母亲朱梅馥秀才家庭出身,婚后长期担任傅雷秘书工作,在家庭教育中,傅雷严厉,朱梅馥宽慈,起到很好的互补作用。

杨绛对朱梅馥评价颇高,称赞她是“温柔的妻子、慈爱的母亲、漂亮的夫人、能干的主妇”。

傅雷对傅聪说:“第一做人,第二做艺术家,第三做音乐家,最后才是钢琴家”。



青年傅聪



老年傅聪

忆鼓浪屿女婿、钢琴家傅聪



傅聪与弥拉

合作,录制了约50张唱片,演奏足迹遍及五大洲,被称为“钢琴诗人”。

傅聪第一任妻子是美国小提琴家梅纽因的女儿弥拉,弥拉长得非常漂亮,身材高挑,她的父亲非常欣赏傅聪的才华,也同意女儿和傅聪的婚事。

两人生下一个儿子傅凌霄,不过婚姻却没能坚持很久,但两人的性格差异太大,弥拉性

情直接也急躁,是典型西方人直来直去的性格。但傅聪却是性格内敛,不善言辞,因此也造成两人在生活各方面的矛盾和分歧。

而且傅聪专注事业,常年在外演出,聚少离多更是压垮了这段婚姻,所以最终两人选择分开。两人的儿子傅凌霄并没有继承爸爸的音乐之路,而是成为一位金融才子。

鼓浪屿女婿

1998年11月13日,傅聪曾来到厦门,并在鼓浪屿音乐厅举办个人独奏音乐会。傅聪是鼓浪屿女婿,他的妻子是鼓浪屿名人之后卓一龙。

卓一龙是鼓浪屿走出的其中一位著名钢琴演奏家,8岁获香港音乐学院竞赛一等奖,13岁通过英国“联合委员会”8级钢琴考试,16岁进入英国皇家音乐学院学习钢琴。

傅聪和卓一龙相识相恋于罗马尼亚,卓一龙曾这样谈及他们之间的爱情:“我们之间并没有特别浪漫,都是弹钢琴的,是音乐让我们走到一起。”

卓一龙曾获得英国皇家音乐学院高级荣誉,是法国巴黎音

院首奖得主。所以在音乐方面是能与傅聪有高度共鸣的一位“知音”。两人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结为连理,婚后一直过着平静的生活。

或许是同为华夏儿女的血脉之缘,两人在相处时更加默契,更能懂得彼此的生活态度,在几十年的婚姻生活中一直都能保持岁月静好。据知情人士表示,卓一龙是一位大气温婉的女子,虽然普通话讲得不好,但她还是尽量发音清晰,语气清缓温柔。

傅聪的离世对钢琴界来说又失去一颗明珠。李云迪得知消息后也发文表示震惊和悲伤。傅聪先生虽然离世了,但他



卓一龙

的音乐还留在世人心中,而且这样一位“中国的钢琴诗人”,同样也会一直被大家尊敬。

(综合自《幸会音乐》、《南方都市报》)

钢琴诗人

1952年傅聪在兰心剧场与上海交响乐团合作,演奏了《贝多芬第五钢琴协奏曲》,平生第一次登台演奏就吸引了上海音乐界的注意,当时恰逢北京派人到上海选拔青年琴手准备参加来年在罗马尼亚举行的钢琴比赛,名额仅有两个,傅聪入选其中。

1953年随艺术团在波兰的访问演出中,傅聪多次演奏肖邦的作品得到了波兰音乐家的重视,波兰政府邀请傅聪参加1955年在华沙举行的第五届肖邦国际钢琴比赛,比赛中傅聪获得第三名,

并独得最佳玛祖卡演奏奖。

1976年,傅聪在中央音乐学院举行了音乐会,同年12月傅聪再度返国,与中央乐团合作演奏了贝多芬协奏曲,与中央音乐学院大学生乐队合作演奏莫扎特协奏曲,兼任指挥。傅聪与上海音乐厅渊源颇深,1982年与上海音乐学院教授曹鹏合作在上海音乐厅演出。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后,傅聪共举行了约2400场独奏音乐会,与包括梅纽因、巴伦鲍伊姆、郑京和等在内的许多国际著名演奏家

钢琴家鲍蕙荞忆傅聪

□ 鲍蕙荞

傅聪先生离开了我们。但先生的音容笑貌、他和蔼可亲的待人方式、他的音乐修为和理念,都清晰地印在我们所有人的脑海里。

2001年10月5日,我有幸对傅聪大师进行了一次三小时的访谈。其间,傅聪先生且谈、且弹。他的谈话一如他的演奏,充满了灵感的火花,又饱含睿智、深刻的内涵。我在写那篇“访谈录”的时候就清醒地认识到:凭自己的修养和能力是很难将他的思想全部记录和表达出来的。但我仍庆幸自己做过那次访谈。

从少年时代起,傅聪先生就是我的偶像。我无数次聆听他的音乐会。但是直到2001年10月5

日,我才有了一次面对面采访他的机会,在一间有一架立式钢琴的房间。

傅聪先生的思想信马由缰,睿智而敏捷。他一边说一边时不时在钢琴上弹上几句。他的谈话一如他在台上的演奏,时时闪现灵感的火花。但是在那些火花的背后却是深邃的内涵。

傅聪先生说了许多令人难忘的话。“西方的评论家说:听我的演奏明显地感到我是一个中国人!他们觉得我的演奏不同于其他人,有着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但他们并不觉得我是强加给他们的。”

“我和音乐的关系是从‘天人合一’这个基本观念来的,所以可

能对音乐的感觉和别人不一样。”

“黄宾虹说:‘师古人不如师造化’。中文的‘造化’这个词,根本就无法翻译的。中国人讲的‘造化’,‘造’还可以解释,‘化’怎么解释?只有中国人有这个概念。”

“精神上的东西,人生是要经过很多事、很多世态炎凉,受过很多苦,经受过很多大波大浪,才能达到一个真正的‘陶渊明的境界——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虽然我天生的和声感觉很好,但现在除了‘感觉’,还马上就‘知道’。但是又要把‘知道’的东西变成‘不知道’,否则像上课一样,有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说,对很多东西要在理性上理解得很透彻,然后把它‘忘掉’、把它‘化掉’,使它成为曲子的一部分。”

“比如肖邦的最后一首《夜曲

Op.62 No.2》,第一次弹的时候我就想到了‘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这两句诗。第一句是一种悲从中来的感觉,最后一句就是红的颜色。我弹这首夜曲的时候,永远是这样的感觉。”

一个钢琴家,如果没有傅聪先生这样从父亲傅雷先生那里传承下来的学贯东西,特别是对中国文化的热爱;没有像他那样远离故土、痛失双亲的人生经历;没有像他一样经历了太多的大起大落、大悲大喜、世态炎凉、悲欢离合的一生,又怎么说得出这些话? 感染新冠肺炎的傅聪先生,似乎是以一种近乎悲凉的方式结束了自己传奇的一生。我们难以想象,他最后都经历了怎样的痛苦和抗争。他是一位真正的大师,也是中国钢琴界一位真正的精神贵族。

在我的“访谈录”中,曾写下

这样一段话:“每一位大师都是一座金矿。虽然在这样短的时间里能挖到的也许只是蕴藏着的几十万分之一,但那毕竟是真正的金子!”

20年来,我先后访谈了超过100位中外钢琴家。其中有许多大师已经永远离开我们了。如:拉扎·伯尔曼、韦森伯格、范妮·沃特曼、克莱涅夫、约克·德莫斯、中村弘子,还有中国的王建中、汪立三、黄虎威、杨峻……每每翻看这些当年的访谈,都会情不自禁潸然泪下。他们虽已永远离去,但是他们的音乐、他们的贡献、他们对音乐对艺术对人生的感悟,将永远是后人最宝贵的财富。

傅聪先生留给我们的东西太多、太宝贵了!他的音乐和思想将超越时空、超越国界、超越语言、超越文字,永远留在人间。

(《音乐周报》)